

◆流年碎影

票证年代的记忆

操风琴



1980年代排队购物的人群（资料图片）

1978年夏天，父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转业，全家从河南回到安徽老家的小镇。三四个月，两千里之外的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万物刚从严寒中苏醒，春天并没有真正到来。贫困、贫穷，依然是全国城乡面临的严峻现实。

我们全家初来乍到小镇，两眼一抹黑，父母几乎没有熟人和“关系”。为了让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吃上肉，父亲一大早起来，走过十字路口，走过铁匠铺、猪行、新华书店，在食品站排队买猪肉，轮到父亲时，剃肉的师傅看父亲眼生，往往拿出不好的肉卖，或者干脆就称猪肉卖完了，不卖给他，有肉票也不行。不止一次，父回到家，气得把空空的菜篮子摔在地上。

从粮食到油料，从棉花到棉布，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被纳入统购统销体系。人们购买任何商品，除了要付钱，还要有票：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自行车票……即便有钱、有票，如果在商店没有熟人，就算商店里有货，也不卖给你，或者卖次品。直到1984年，买自行车除了要有钱，还需要自行车票。

长大后，我们读到经济学家米塞斯的名言：“如果在撒哈拉沙漠实行计划经济，连沙子都会短缺。”对这句话，我们领悟起来竟然毫不费力。父母为养育我们几个孩子付出

的艰辛，就是我们上经济学课最好的社会课堂。

物资极端匮乏，逼得人们想出种种办法，有点“门路”的人，能搞到从日本进口的尿素包装袋，拆开染色，做成裤子。尽管染了色，但“株式会社”几个字，总是染不掉。也有人弄来医用纱布口罩，把它耐心地拆成巴掌大小的一片片，聚沙成塔，再一片片地缝成蚊账，给家里添置个“大件”。父母也把聪明智慧发挥到极致。母亲参加同事和好友共同组建的“经济互助会”：十来个人入会，每人每月发工资时，各拿出5元或10元，收集到的几十元钱，抽签定或约定供某一个人用，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买收音机、电扇、钟表；下一个月，每人交上的钱，再供另外一人使用，如此循环往复。

终于轮到母亲用互助会的这笔钱了，她花15元，给家里买了一座漂亮的长方形小闹钟，闹钟里的图案是黛玉葬花，人物还可以随着光线动，这座小闹钟被全家郑重地放在吃饭的方桌上，每天早晨铃声准时会响，提醒我们该起床上学了，这精美的闹钟陪伴着我们姐弟长大。

每个夏季，我们都要穿坏一双塑料凉鞋，夏天来临，仅是买三双新凉鞋，就要让母亲再三筹划，尽量先给我们修补前一年的旧凉鞋：她用火钳放进煤炉中，烫得红红的，把断处融

化后再粘合起来。火烫修补的地方，会留下块黑黑的疙瘩。实在粘合不起来了，母亲再把当月的工资精打细算，省出几元钱，给我们买新鞋。

省吃俭用省下的一点钱，父母还要购买国库券。这是中央财政为弥补国库收支不平衡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那时候，大家都不肯买，因为它不像钱，钱是可以随时买东西的，国库券不行，所以摊派买，所有的干部和职工都必须买，面值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甚至更大。母亲买了国库券，只能压在家里的箱底，尽管国库券有点利息，可远水解不了近渴，父母养育三个孩子，本来用钱就紧张，还要花钱买这些国库券，在箱底一放就是好几年。好几年后才能拿到银行兑换成现金。年年要买，所以家里几乎年年存不上钱。

到了1990年代初，国库券渐渐不用摊派了，改成自愿购买。伴随中国人几十年的“命根子”——粮票，也慢慢、直至彻底退出了经济舞台。

2010年左右，家乡一位老太太去世，子女清理母亲遗物，泣不成声：他们的母亲，珍藏着厚厚一包节省下来的粮票，粮票的发行日期，从1965年到1984年不等，这个历经大饥饿的母亲，至死都用粮票顽强地表达着对子女的爱——留着防备没有饭吃时，给五个儿女应急，不至于饿死。尽管在她去世时，粮票废止通行已二十多年，早已成一沓废纸。

与家在农村的同学相比，我们姐弟的童年和少年，没有吃不饱饭的恐慌。偶尔饭菜有剩，我们把吃不完的饭菜倒掉，父亲就会拉下脸，恶狠狠地骂：“没饭吃的时候，你们什么都肯吃了！”我们不高兴于他的恶狠狠。很多年后，我们才从母亲的只言片语里，知道父亲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挨过多少饿，受过多少苦。

父亲转业回乡为生活而奔波的第二年年年初，也就是1979年2月，他远在河南的58师战友，千里南下，奔赴广西云南，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仅58师，就有62人牺牲，包括侦察连连长。与上战场的战友们相比，与战死或伤残的战友相比，父亲又是幸运的，我们三个兄弟姐妹也是幸运的，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在艰苦岁月里拥有父母的庇护。

入城。”桐溪堰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度取沙及新206国道修建而废弃，但其下游廊桥下的槐溪堰及龙河项河桥下游的万人堰尚存。现在的槐溪堰，是由横亘龙眠河上的堤坝及分水口组成，由堤坝提升河水且蓄水，再由分水口分水至河西，沿和平路菜市场至南门街小河桥，傍芹菜田至泗水桥（已湮没在新建的楼房下），成为滋润国家地理产品标志水芹的活水之源。

桐城及周边县市很多以堰命名的水利工程，大致可分为河堰和塘堰。河堰如上述槐溪堰等，而塘堰则是对过水池塘作堰而成，也有蓄水和分水之效。

在笔者看来，“堰”在桐城及周边地区已不是简单的沙地，它是典型的山地及丘陵地区河道及过水池塘上人工修建的蓄水分水设施，有堤坝蓄水之功，也有都江堰之分水效。

在桐城及周边地区，“堰”也是游子记住乡愁的特殊地名！

◆边走边看

插花的女孩

徐琳

最初吸引我目光的，是那个女孩，大约七八岁的模样，穿一件橘色的袄子。给她作背景的，是一座寺庙，明黄的院墙，墙下有一株初开的白梅。我向她走近时，她正蹲在那株白梅下，面前立着一只黑色的小花瓶。小花瓶里随意插着两朵百合。无疑，这是她的杰作。对，杰作，女孩的插花作品。

我在她面前蹲下来，看她和她插在花瓶里的花。她的短发扎成一个小马尾，几根浅浅的刘海，遮在额角眉前。如果她着一件红色的上衣，就是王沂东油画作品里的女孩，美丽清秀，干净纯真。她低着头，从手上的一枝百合上扯下一片叶子继续插进花瓶里。略略泛黄的白色花瓣，绿色的叶，衬出一瓶忧郁的美。

“你插的花很漂亮。”我对她说。她眉眼弯弯，唇噙笑意。

我拿出手机拍她和她插的花。只拍了一张，她就羞怯地跑远了。我转了一个角度，继续拍她的插花。她忽又跑过来，身后跟着两只狗。她和其中一只狗来到我身边，这只狗温顺地伸过头来蹭蹭我的腿。我又蹲下去，以手顺顺这只狗背上的毛。

“妹妹，这是你养的狗吗？”我问。

“不是，寺里养的。”

“你就住在这里吗？”

“也不是。我只在放假时来这里。”

远远的院墙那边，有一个人在竹竿上晾晒衣物。会是她的家人吗？我在心底略作一番无关痛痒的猜测。相对于她的身世，我更在意她刚刚的举动，以几根寺院里丢弃的百合残枝，插一瓶花，天然一派审美意识的觉醒与流露，以及与生俱来的对于美的珍视。芸芸世间，大多数人对身边的人、事、物充满好奇，总是窥探的私欲多于对美的关注。多少没有意义的言语中，夹杂着虚伪的善意与自以为是的正义。幸好，我在她含糊的回答里克制住刨根问底。

我要走了。

这个刚刚到来的春天，朝拜过的这个山寺，山寺里插花的女孩，养在寺院里的两只温顺的狗，我的手指抚摸过的那只狗，一一经过，又终将一一告别。

我走出山门，女孩和两只狗一起送出来，他们在山门前的石头上奔跑跳跃。



◆民间俗语

说“堰”

张新富

去桐城中学迎来一百二十周年校庆，其中恢复桐溪堰是校友十分关注的工程，灵溪活水再现了“高峰入峰，清流见底”的意境。

“堰”这个字带有典型的桐城特色，百度百科对堰的解释：汉语常用字，读音为g ē，该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时代。起初基本含义为土地坚硬、瘠恶，继而引申含义为沙碛。方言中指“水边的沙地”，如桐城青草堰。

桐城及周边的怀宁、枞阳、潜山、庐山均有以堰命名的地名，如：大堰、小堰、公堰、隔埂、隔东、何堰、傅堰……其中潜山市源潭的傅堰构思巧妙，功能尚存，成为当地颇有特色的传奇水利工程。

桐城以“堰”为名的尤多，著名的青草堰是古桐怀潜交汇处名镇，抗战时有“小上海”之称，以沙瘠地而称。青草镇处大沙河出大别山之口，由尖刀嘴分大沙河为人形，形成了典型的冲积台地。由于雨水的丰歉及人工取沙影响，青草镇区的河床变化较大，冲积台地也时有消长，故形成了“五百年前楼上楼，五百年后成沙洲”传说，也形成对“堰”解释为贫瘠沙地的说法。

但从著名的桐溪堰看，“堰”的含义则很明显不是沙地之说了。清道光《桐城续修县志》记载：“城北观野岩后毛家河水，由滕溪旁分为桐溪堰，绕观野岩前，由北门西旁水关